

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农村金融生态质量及监管的实证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¹

罗晓霞¹，熊图展¹，胡扬名¹，王浩²

(1.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 2.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输血管不容有失，对农村金融生态的现实环境进行科学评价尤为重要。运用截面主成分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农村经济状况、农村金融发展力、制度环境、普惠金融发展力四个方面对湖南农村金融环境进行科学系统评价，并对湖南十四个市州农村金融进行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湖南农村金融的区域状况，提出建设多元的富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系统，坚持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的建议，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科技转化能力，加强农村金融的监管，控制农村金融系统性风险，推进城镇化消除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农村金融 主成分分析 农村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7-0059-08

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基本战略，习总书记指出资源要素要继续向“三农”倾斜，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根本助力。农村金融是相对于城市金融提出的，涵盖所有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是从金融的角度支持农村实体经济、扶贫、提升社会福利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建设农村金融良好生态圈已经成为削减贫困、保障权利、实现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提升“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是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而言，农村金融相对薄弱，呈现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农村金融非均衡的“马太效应”明显。王修华等^{[1] (p50-62)}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差异大，整体程度仍然偏低。我国地缘广阔人口众多，各个省市农村的情况不一，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情况复杂，很难了解每个地级省市的实际情况。此外，随着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新风险。杨蕾等^{[2] (p175-176)}根据新

¹**作者简介**：罗晓霞（1971—），女，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熊图展（1991—），女，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胡扬名（1979—），男，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王浩（1996—），男，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双层效率评价的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模式研究”（13CGL084）。

的金融发展理念对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进行分析，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也要提出新要求。因此，从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等新的视角了解和衡量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对促进“三农”的可持续发展和防范农村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周小川(2004)^{[3] (p2-3)}最早引进“金融生态”一词，随后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视角。目前，国外学者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流派，分别是农业信贷论、农村金融市场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丁长发(2010)^{[4] (p26~29)}对此进行了总结，具体观点见表1。但是国外农业无论是从体制、金融政策、农业补贴、利率管制等方面跟国内农业都大不相同，因此其理论政策只有借鉴意义。

表1 农村金融研究的三大流派主要观点

主要流派	农业信贷补 贴论	农村金融市 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 市场理论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必要	不必要	市场机制失 效时必要
利率管制的必要性	低利率管制	市场决定	宽松管制
金融管制的必要性	初期必要	必要	不必要

国内学者在农村金融生态内涵上研究分为两个方面：首先，金融生态系统论，该理论侧重金融主体与金融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以徐诺金(2005)^{[5] (p35~45)}为代表，提出金融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相互竞争融合的结果，可以分为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其次，金融生态环境论。王松奇(2005)^{[6] (p12-14)}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运行的内外环境的综合，也是金融发展与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邢勃则进一步提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所有可以促进或者抑制金融主体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内外环境，这些环境影响和决定金融主体的变化趋势和存活状态。在农村金融生态研究内容上，主要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刘塞红(2012)^{[8] (p30-35)}指出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较发达，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丁志国等(2012)^{[9] (p52-59)}从金融规模的角度出发，提出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产率效率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邓恩等(2015)^{[10] (p74-81)}用VAR的方法分析了湖南农村金融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农村金融生态的指标构建。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指标构建既有全国性也有区域性。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层次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安强身(2009)^{[11] (p115-117)}把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之后的学者按照三个层次，分别对不同省市分别构建了各自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三是金融生态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杨大蓉(2010)^{[12] (p50-51)}发现政策、财政支农投入、法制环境都会对农村金融风险产生影响。此外，刘晓波、丁志国、白继山等都对农村金融风险做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以上研究从区域、整天对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忽略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以及农村金融呈现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新特征。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研究主要有两个不足：首先，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提到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原有的指标体系不能完全反应城乡一体化新变化和新要求。其次，现有文献构建农村金融生态大多只采用截面数据，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缺少动态描述。基于此，本文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动态刻画湖南14个市州级单位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和分析湖南整体和区域农村金融的健康状况，为湖南的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

三、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湖南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农业发达，农村人口较多，“三农”经济是湖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农村经济方面。截至 2016 年, 农业总产值方面, 湖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3578.37 亿元, 占湖南地区总产值 11.34%, 与去年相比同比增长 7.4%。粮食总产量 590.6 亿斤, 产量稳定; 蔬菜、茶叶、水产品生产持续向好, 分别增产 5%、5.9% 和 4%。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上升, 同比提高 2.9%。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为 1696.81 万人, 近五年呈不断下降趋势; 农村居民收入方面,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930 元, 同比增长 8.5%, 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 0.38, 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农村居民消费方面, 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10461 元, 同比增长 8.7%, 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为 0.43, 近五年呈上升趋势。以上数据显湖南农业发展动力强劲, 农业产值不断提高, 农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均稳步提升。^{[13] (p9-10)}

2. 农村金融科技方面。湖南自 2015 年金融科技快速发展, “互联网+精准扶贫”概念得到应用和发展, 这是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机构在扶贫领域的尝试欲创信。蚂蚁金服数据显示, 其公司旗下的“旺农贷”在平江县提供的放款资金扶持超过 15968 万元, 在湖南全省提供放款资金扶持超过 70 亿元, 全国排名第 11 名。湖南省金融科技与传统农村金融紧密结合, 已经在农村供应链金融。与城市相比, 农村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市场, 同时农村在信用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特征。^{[14] (p192-194)}

3. 农村普惠金融方面。截至 2017 年末, 全年金融扶贫贷款余额 1861.5 亿元, 同比增长 22.4%, 高于全省贷款增速 6.7 个百分点。全省 51 个贫困县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81 亿元, 共带动 46 万贫困农户 155 万余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增收脱贫。在 130 个县市区开展“扶贫特惠保”综合保障保险产品, 共计 629.85 万贫困人口投保, 投保覆盖面达 99.8%。为加强扶贫工作效率, 通过服务站发放贷款 25.9 万笔、金额 103 亿元; 服务站共为 46.6 万贫困农户建立金融服务档案, 为 44.9 万贫困农户开展信用评级。湖南农村城市化发展迅速, 城乡二元结构融合稳定, 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还互补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 金融体系日渐丰富, 农村信用社特别是省联社改革加快。^{[15] (p150-158)}

4. 农村金融风险方面。一方面,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天生的弱势导致的经营风险, 湖南城镇银行政策职能过于单一, 服务乡镇的能力有待加强, 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相较于大的商业银行存在吸引金融资金的较为弱势。另一方面, 农村信用不完善或缺失导致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一直是农村金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湖南省农村地区省情复杂加上法制环境相对不健全, 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的道德风险不容小觑。目前, 湖南省还比较缺少针对农户、小微企业的法律法规, 对农村金融逃避银行债务的行为缺少有效的法律手段。

5. 农村金融改革方面。2016 年, 湖南省 33 家农信社完成改制, 累计挂牌农商行 93 家, 占全部农合机构的 90.3%。年内, 引进恒丰银行在湘设立分支机构; 省内首家民营银行——三湘银行正式开业; 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 新增 2 家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 全省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数量达 91 家; 新增 9 家村镇银行。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 市场主体不断丰富。^{[16] (p298-303)}

综上所述, 湖南农业经济状态良好, 农业结构优化, 生产效率提升, 城乡一体化效果显著, 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稳中有进, 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 政策上的优势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保障, 湖南传统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不断完善和进步, 农村金融科技也为湖南新型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但是湖南农村金融业囊中羞涩的风险缓释等风险问题依然严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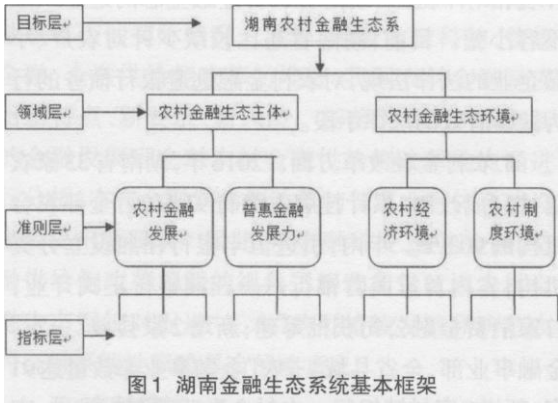
四、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架构

1. 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湖南区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报告》。由于湖南统计年鉴数据只到 2016 年, 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 采用最近五年的数据, 即 2012-2016 年数据。

2. 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的层次结构。

本文从农村生态金融的内涵出发，借鉴已有文献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指标构建经验，结合农业转型升级优势带动农村金融的新变化，遵循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基本原则，从农村金融主体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两个层面构建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从四个方面进行分解，分别是目标层、领域层、准则层、指标层。目标层是总结下层各个因素，对湖南金融生态系统做出整体评价，领域层是从农村金融主体和农村金融外部环境两方面做出分析，准则层是领域层的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可以将相关性较大的几个指标聚类成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因子，最下层的指标层为具体指标。结构分层结构如图 1 所示。



3. 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的定义和选取。

表 2 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指标

		指标	性质
农村金融生态 主体	农村 金融竞争力	农村金融效率	正向
		农业保险普及率	正向
		农村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正向
		农村金融规模比率	正向
		农村贷款余额	正向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力	脱贫人口增长率	正向
		扶贫贷款余额占比	正向
城市化率		正向	
农村金融生态 外部环境	农村经济环境	农村就业率	正向
		农村 GDP 增长率	正向
		农业贡献率	正向
		农业投资产出率	正向
		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正向
		农民消费增长率	正向
	农村制度环境	法庭覆盖率	正向
		政策支农增长率	正向

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建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六个方面:①科学性原则。②系统性原则。③可持续性原则。④可行性原则。⑤区域性原则。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在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大背景下，农村金融呈现出市场主体不断丰富，征信体系建设纵深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便利化等特点，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与农村农业农民息息相关。因此，为保证农村金融系统评价的科学性，在准则层加入了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等相关指标，科学衡量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1) 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竞争力指标是农村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整体农村金融服务能力。针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特点，本文选取农村金融效率、农业保险普及率、农村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农村金融规模比率、农村贷款余额五个指标衡量农村竞争力系统。

(2)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力。普惠金融，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反映我国新型农村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脱贫人口增长率、脱贫人口增长率、扶贫贷款余额占比、城市化率等四个指标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

(3) 农村经济环境。农村金融环境依赖于经济环境，农村经济环境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农村金融发展无法独立于经济而单独存在，农村经济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血液和可能。农村就业率、农村 GDP 增长率、农业贡献率、农业投资产出率、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民消费增长率等六个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农村经济环境的整体状况。

(4) 农村制度环境。农村制度环境的好坏直接会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健康，是衡量一个农村法制水平的标志，也是金融信用的基本保证。本文选取法庭覆盖率、政策支农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村制度环境。

五、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估

1. 静态主成分数据处理的步骤与结果。

(1) 原始数据标准化，设 n 个评价单位 p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记为序列 $X=(x_{ij})_{n \times p}$ ，进行正向化和无量化处理得到矩阵 $Y=(y_{ij})_{n \times p}$ ，对矩阵 r 中的数据标准化，记为 $Z=(z_{ij})_{n \times p}$ 。其中

$$Z_{ij} = \frac{y_{ij} - y_j}{S_j} \quad (i=1, 2, \dots, p) \quad (1)$$

结果如表 3 所示。

(2)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求的协方差矩阵。

$$r_{ij} = \frac{1}{n-1} \sum_{k=1}^n Z_{ki} Z_{kj} \quad (i=1, 2, \dots, n, j=1, 2, \dots, p, k=1, 2, \dots, n) \quad (2)$$

结果如表 4 所示，限于篇幅，转置矩阵只列举前个变量的情况，后面作简要的简化处理。

(3) 求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将特征向量按特征值由大到小排列，取前 k 个按行组成矩阵 P 对于事先给定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仍满足 q_0 条件，则可以取前 k 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和评价。其中 q_0 满足式 (3)

$$\sum_{i=1}^{k-1} \lambda_i / \sum_{i=1}^p \lambda_i \leq q_0 \leq \sum_{i=1}^p \lambda_i / \sum_{i=1}^{k-1} \lambda_i \quad (3)$$

如图 2 所示，根据方差贡献率，本文选择前四个成分作为主成分，能良好反应样本的信息。

表 3 描述性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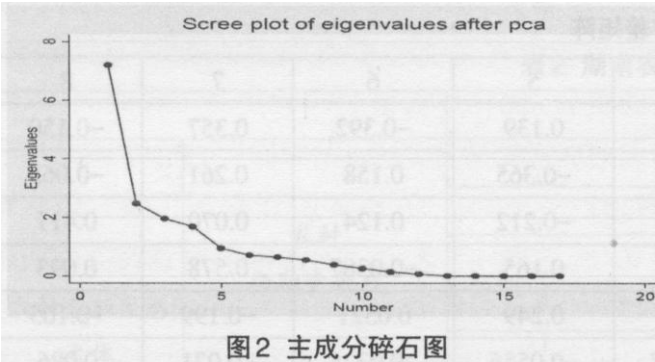
VARIABLES	(1) N	(2) mean	(3) sd	(4) max	(5) min
农户贷款余额占比	14	0.212	0.0917	0.400	0.0200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占比	14	0.0637	0.0530	0.190	0.00407
农业保险普及率	14	1.631	2.546	10.02	0.0381
法庭覆盖率	14	0.324	0.113	0.506	0.0927
第一产业占总产出比 (%)	14	0.132	0.0495	0.214	0.0396
城市化水平 (%)	14	0.518	0.0938	0.760	0.431
农村居民消费占比 (%)	14	0.356	0.0742	0.451	0.187
农林水利事务支出占比	14	0.126	0.0277	0.167	0.0777
乡村就业率	14	0.907	0.0336	0.984	0.84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元)	14	0.0919	0.0128	0.115	0.07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元)	14	0.462	0.0734	0.588	0.353
农村 GDP 增长率	14	0.0859	0.0104	0.101	0.0640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	14	0.0904	0.0391	0.150	0.0113
农村金融效率	14	0.570	0.167	0.822	0.230
教育投资占比	14	0.156	0.0180	0.180	0.126
农村贫困率	14	0.0426	0.0275	0.107	0.0141
金融科技科技发展指数	14	0.0714	0.0642	0.269	0.00995

表 4 主成分协方差矩阵

Eigenvector Variable	1	2	3	4	5	6	7	8
v1	0.080	0.387	-0.0914	0.438	0.139	-0.392	0.357	-0.150
v2	0.019	0.503	0.0650	0.287	-0.365	0.158	0.261	-0.065
v3	-0.306	0.0278	0.281	0.0714	-0.212	0.124	0.070	0.417
v4	-0.069	-0.345	0.435	0.130	0.165	-0.0387	0.578	0.093
v5	0.280	-0.133	0.253	0.271	0.249	0.0521	-0.199	-0.105
v6	-0.366	0.0028	-0.0814	-0.0427	-0.0556	-0.0325	-0.071	0.086
v7	0.351	-0.0649	-0.0115	0.0828	0.0659	0.296	-0.010	0.075
v8	0.294	-0.101	0.0458	0.0306	0.0341	-0.389	0.011	0.432
v9	0.047	-0.213	-0.443	0.392	0.246	0.0247	0.116	0.216
v10	0.261	0.0009	0.323	-0.253	-0.0813	-0.125	0.082	0.176
v11	-0.268	-0.172	-0.103	0.372	0.115	0.387	-0.086	0.004
v12	-0.065	0.349	0.241	-0.241	0.525	0.408	0.206	-0.088
v13	-0.180	0.289	0.193	0.0882	0.509	-0.290	-0.439	0.127
v14	0.342	-0.0632	0.0108	0.0692	0.0563	0.328	-0.032	0.167
v15	0.202	0.174	0.323	0.352	-0.282	0.118	-0.383	0.042
v16	0.157	0.360	-0.343	-0.208	0.0763	0.154	0.086	0.538
v17	-0.333	-0.0097	0.131	0.165	-0.0359	0.0075	-0.051	0.398

表 5 主成分权重得分表

主因子 城市	F1 0. 545	F2 0. 135	F3 0. 0983	F4 0. 0785
长沙	-6. 57139	2. 364355	0. 288533	-0. 36155
湘潭	-3. 54716	0. 441122	-1. 57563	-2. 01106
郴州	2. 15892	1. 104217	1. 001894	1. 921164
张家界	3. 23948	0. 443113	-2. 7059	-1. 15518
永州	1. 903966	-0. 55164	2. 148923	-0. 71728
衡阳	1. 850689	1. 53261	0. 011888	-1. 2359
邵阳	-1. 39416	-2. 16389	0. 330799	0. 359608
株洲	-1. 59651	-0. 68567	-2. 0965	2. 936535
湘西	1. 485136	-1. 19483	2. 096676	-1. 33237
娄底	0. 678583	1. 326348	0. 499481	0. 120991
常德	2. 246151	-2. 40117	-0. 61465	-0. 4934
怀化	-0. 69857	-1. 89924	1. 546272	-0. 36418
岳阳	0. 213569	0. 577948	-0. 49984	1. 578405
益阳	0. 031287	1. 10672	-0. 43193	0. 754218



(4) 确定权重，通过计算 $Y=PX$ ，得到降维数据 Y 。

$$F_g=Z_jU_g \ (j=1,2...p,k=1,2...n) \tag{4}$$

具体数据见表 5。

利用湖南省各市州主因子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得分，具体公式为：

$$S=0.545\times F1+0.135\times F2+0.0983\times F3+0.0785\times F4 \tag{5}$$

(5) 计算各子系统准则层的综合水平。综合得分为 G

$$G = \sum_{j=1}^q w_j f_j \quad (6)$$

具体得分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6 年湖南城市综合得分表

长沙	湘潭	郴州	张家界	永州
2.442093	1.818128	1.379897	1.011086	0.901137
衡阳	邵阳	株洲	湘西	娄底
0.8846	0.830647	0.724113	0.563411	0.54902
常德	怀化	岳阳	益阳	
0.483177	0.430313	0.273739	0.199226	

按照综合得分，可以将湖南省 14 个市州分为 3 个等级，长沙、湘潭、郴州、张家界、永州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 A 级，衡阳、邵阳、株洲、湘西、娄底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 B 级，剩余的四个城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归为 C 级，包括常德、怀化、岳阳、益阳。

2. 时序主成分数据处理结果。

在 2016 年数据的基础上，适用方差最大化的方法对 2012–2016 年的截面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变换，然后使用各因子的载荷除以各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得平方根，得到每年的主成分因子权重。根据四个主成分分析构建评价函数，根据评价函数得出湖南省分年度、分城市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分。湖南省十四个市州近五年的农村生态金融变化如表 7 所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本文通过对湖南生态金融定性分析以及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的定性分析，得出湖南农村金融的几个结论。

(1) 本文加入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新视角，发现湖南整体的金融生态系统质量处于一个稳定上升的状态。长沙农村金融生态起点高、增长快，起到龙头作用。株洲、湘潭起点中游，受到长沙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提升快，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湘西、张家界、常德金融扶贫政策利好，也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娄底、怀化等市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状态，但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第一梯队，需要仔细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2) 2012–2016 年湖南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变强。湖南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支持力度明显变大，金融服务“三农”的社会投入力量明显增强，以及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振兴战略成效显著。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日渐成熟，金融服务可得性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明显增强。

(3) 在湖南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一是农村金融的服务机构单一，其金融延伸和金融创新发展十分有限。二是经营管理机制转换相对滞后农村金融系统普遍存在机制老化、活力不足、吃“大锅饭”的问题。随着产权改革任务的即将完成，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健全法人治理的要求越来越紧迫。三是风险管控能力仍然薄弱。农村金融系统本身相对脆弱，抗风险能力不足，受到道德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制约。

表 7 2012-2015 年湖南省城市农村金融综合得分表

專分 城市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长沙市	1.296191	1.398761	2.370793	3.021156	3.147925
株洲市	0.589953	0.788637	0.796311	1.226395	1.730156
湘潭市	0.135252	0.808662	0.966378	1.535079	1.690997
衡阳市	0.037697	0.082058	0.109118	0.503822	0.741844
邵阳市	0.048721	0.060287	0.121752	0.600919	0.683147
岳阳市	0.300882	0.404833	0.51254	0.516406	0.627891
常德市	0.594032	0.766801	0.937209	1.760913	2.071199
张家界市	0.516492	0.857605	0.960564	1.130677	1.330304
益阳市	0.060366	0.188947	0.263021	0.311563	0.381876
郴州市	0.05072	0.235434	0.344202	0.447216	0.652872
永州市	0.032953	0.068371	0.164801	0.174278	0.236402
怀化市	0.139673	0.452871	0.644086	0.72801	0.778848
娄底市	0.129828	0.161326	0.240238	0.250149	0.690671
湘西州	0.12681	0.215741	0.411024	1.040785	1.483835

2. 政策建议。

针对湖南省农村金融的现状和风险，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1) 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银行机构为主力军，以保险机构为保障，以地方类金融机构为补充，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功能。D7] (p94^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创新，降低农民贷款成本;支持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持续加大对我省棚户区改造的贷款力度，继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筹措工作;支持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加快到湖南省县域设立分支机构，落实农村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安排，深耕县域经济。

(2) 创新多元化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千方百计降低各类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科技运用水平，创新抵质押担保品和方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农户+基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

(3) 强化农村金融薄弱领域的服务力度。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精准推进金融扶贫，加强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完善农村金融统计体系。

(4) 加强农村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广泛深入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加强治理金融市场乱象，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和规章制度，建立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和监管机构跨部门工作协作机制。

(5) 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管作用。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调控作用，落实差异化监管政策，发挥财税政策激励作用。以正向激励为导向，对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微企业和“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整合省级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扶贫等各类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
- [1] 王修华, 关键, 谷溪.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J]. 经济评论, 2016, (4) .
- [2] 杨蕾, 杨兆廷.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内涵及创新机制[J]. 商业时代, 2016, (19) .
- [3] 周小川. 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 金融时报, 2004, (1) .
- [4] 丁长发. 农村金融三大流派理论述评[J]. 时代金融, 2010, (3) .
- [5] 徐诺金. 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 金融研究, 2005, (2) .
- [6] 王松奇. 深化金融改革关键在厘清思路[J]. 银行家, 2005, (2) .
- [7] 邢勃. 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设[J]. 河南社会科学, 2008, 16, (4) .
- [8] 刘塞红, 王国顶.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J]. 经济地理, 2012, (9) .
- [9] 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农村金融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吗[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9) .
- [10] 邓恩, 左芋, 温佐. 湖南农村金融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 VAR 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 (2) .
- [11] 安强身.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商业研究, 2009, (10) .
- [12] 杨大蓉. 浙江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问题研究[J]. 浙江金融, 2010, (6) .
- [13] 张卫兵.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模型构建[J]. 大陆桥视野, 2013, (6) .
- [14] 刘少彬. 金融生态视角下的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思考[J]. 金融经济, 2014, (10) .
- [15] 汪祖杰, 张轶峰.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 金融研究, 2006, (5) .
- [16] 罗超平, 田庆刚, 陈静稚, 等. 县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评价与比较研究——基于重庆 29 个区(县)的数据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 (2) .
- [17] 欧阳红兵, 雷原.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战略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 (06) .